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百家文库

小说方阵



刘舰平 卷

文艺湘君百家文库编委会
谭左大 谈江沅 周康淪 何纪光 白诚仁 总主编 谭谈
黄铁山 吴兆丰 李元洛 吴月英 曾果伟
钟增亚 武俊瑶 魏文彬 谢璞

小说方阵
主 编 谭 谈
副主编 张先瑞

WENYIXIANGJUN 百家文库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小说方阵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总顾问 刘鸣泰
文库总策划 谭 谈
印制策划 张光辉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小说方阵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2 年 4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387-0/1·1787

全 10 册定价:198.0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必要的。这套文库，与

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录

总序(文选德)/001

色 变/001

上帝死了/052

遭遇虾仁/073

腌菜坛子/079

灰 鸟/085

夜有不测/089

船过青浪滩/097

吊脚楼/118

青浪滩祭/134

得奇轶事/143

丫 头/149

王寡妇/158

五宝他娘 / 164

黄茄子 / 179

诱 惑 / 190

鼠 邻 / 207

流水落花 / 239

童年幻灯 / 262

十九岁的月光 / 274

刘舰平主要著作目录 / 285

总跋(谭 谈) / 287

色 变

章大夫说，你这小说就叫“色变”吧。

我起始没在意，后一琢磨，这题目倒还真有点蒙人。这年头写东西，不蒙人没人看。便点头：行，你这名儿文人想不出。

再加上一幅裸女插图，嘿嘿，保准畅销。章大夫一边给我填写病历，一边阴险地窃笑。

别损我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有些恼怒。我相信此刻本人的面孔一定正经得像货真价实的“严肃文学”。于是我痛感几经“扫黄”之后，作家的身价怎么掉得这么惨？

章大夫掀起我的两只眼皮左瞧右看，漫不经心地说，何必那么认真呢，我又不会找你分稿费。

当章大夫一本正经起来，他那份白大褂上便会泛出一层圣光，我便有些自惭形秽的感觉，总觉得咱这一行不像是干正事儿的。

我在章大夫手里治了三个多月眼病，病虽没治好，却让你找不到半点儿不高兴的借口。出院那天，章大夫使劲握住我的手道，你们当作家的，到哪儿都不会吃亏。这不，住了三个月院，素材让你搜集了一大堆，你又可以写中篇、写长篇了。嘿嘿，等着看你的《色变》——哎，可别在你小说里把我写成反面人物呀。

至少不是英雄人物。我的话语里显然潜伏着杀机。看到章大夫终于露出一丝心虚的马脚，我才稍稍得到一点平衡和快慰。

嘿嘿，那倒没什么。我这人虽不愿意将马桶当作脸盆用，却也不乐意让人家往屁股上洒花露水。人嘛，活在世上，是啥样儿就得是啥样儿。假模假样地活着，那和得了癌症艾滋病没啥两样。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我无言以对。只是将章大夫的手用力地握了握，算是一种回答。

是的，章大夫确是一个活得比较真实的人，这很不容易了。

二

所谓“色变”，是一种眼底疾病的简称。医学上的全称为：视网膜色素变性。在世界眼科界，它都属于难治之症。“此病的主要症状为：夜盲、色盲、视野缩小或缺损，视力逐渐下降直至最终失明。患者尚可庆幸的是，眼睛外观却无任何改变，一般人难以看出破绽来。这就是说，患者一旦真成了瞎子，也不必白天黑夜地戴着一副墨镜生怕吓着别人。”

这种病一般带有遗传性，而且潜伏期很长，让后人无法选

择，防不胜防。这便很有些宿命的苍凉了。

我便得了这种病。最初发现时，恰值而立之年，各方面都在走顺道。我记得当我拿着写有“色变”字样的诊断书从医院大门走出来，晴朗的天空好像被谁抹了一层厚厚的锅灰。

我的祖辈世代务农，清贫如洗，没给子孙留下半子儿分文，却将一笔这样的遗产，传给了我。父母得知后，奋力为自己和祖宗辩解：

这病我们没有！你祖父、外祖父也没有！

可是，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呢？

……父母语塞了，实在无法追溯。

医学书上说，这种病多为隐性遗传，可以隔一代，也可以隔几代传给他们的子孙。

医学书尽扯鬼蛋！

父母十分愤慨，坚不可摧地捍卫着自己和祖上的清白。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理解他们，他们并不真想推卸什么，而是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我只好苦笑了之。我也不想责怨任何人，一切都是命。命中注定该有的都得有，不管是祸还是福。唉，认了吧。

三

也许是上帝的恶作剧，我这两只眼睛的外观造型设计（假如设计者是上帝老儿的话）简直正确得让自己无可挑剔。加之我又根本不喜欢戴眼镜（眼镜倒是配了好几副，没少花钱，我总嫌那玩艺儿太累赘；况且，戴眼镜对于我这病的诸多杂症，犹如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所以，不知情的人很难相信那两只晶亮的玻璃球后面会出什么毛病；即便是知

情者,也会常常疏忽和忘记。并由此引出许多对我十分不利的误会来。

首先是隐约听到一种反映,说我年纪不大,资历不老,尾巴却翘到天上去了。见着上级领导或老师前辈什么的,从不主动招呼,有时人家招呼了,还不理不睬的。

妻子也责问我,你到底怎么了?我们单位的同事昨天才来家里吃过饭,你还与人家碰过几次杯呢,怎么今儿在马路上遇见,你就不认识人家了?

我说,我不敢打招呼,怕认错了人。

妻子一想,也是。有一回拉我进商店买衣服,妻子刚一转背,我见人多怕走失,忙紧随上去挽妻子的手臂,却招来一声恶叫:你想干什么?!——坏了,拽错了人!要不是妻子赶紧回头给人家赔不是,我差点让那女人的男人当流氓打了。

还有一次,是开个文艺方面的什么座谈会,会前照例是点头招呼、握手寒暄。尽管白天也开着灯,然而室内的光线对我来说仍是十分昏暗。为避“翘尾巴”之嫌,我脸上努力堆起谦恭的笑,一边胡乱打着哈哈,一边磕磕碰碰地赶紧找个不当眼的地方坐下来。至于跟什么人点过头或握过手了,我心里乱哄哄的根本没有数。会议开始后,我听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在发言,而且就坐在我的附近。等他讲完,我目标准确地将手伸过去,想与这位朋友聊一聊。那朋友并不急于接受我递去的友谊,却是不紧不慢地掏烟,划火柴,直到悠悠然吐出一口烟,才空出一只手来,与我的几个指头碰了碰。我缩回手,一下谈兴全无,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同时心中也十分纳闷儿:这世道究竟怎么了?毕竟是朋友一场嘛,几年不见,无仇无怨的,也不至于这样嘛!后来一位邻座的不甚熟悉的同道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瞧着我,问:你们这是干什么?他先伸手给你递烟,你瞧都

不瞧人家一眼，现在又和人家套近乎，嘻，你这人……

于是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自己出了毛病。

至于像骑车闯红灯、走路不小心摔进水沟里什么的，那更如同家常便饭了。

妻子说，你去治一治吧。

我这才认真地想到，是该治一治了。

四

这样我便找到了章大夫。

章大夫年纪跟我差不多，早几年从一所乡卫生院调进省城这家大医院来的。他父亲是这家医院的眼科权威，名老中医，德高望重。当然，章大夫并不完全凭了这层关系。比如，他去年就获了个全省的青年自学成才奖，证明他自己在业务上还是有一手的。我也正是在那次自学成才的颁奖会上认识了他。

找章大夫看病的人很多，许多病人见着章大夫时的那神情，就跟见到上帝或北斗星似的，不由得让我在一旁也肃然起敬了。

我等章大夫看完几个神色焦虑的病人之后，与把在门边的叫号的护士小姐小声交涉了几句，才挤过去给他打个招呼。

哟，是作家呀！章大夫颇有些意外，忙拉过一条凳子让我坐。

怎么，是来采访？还是来……看病？

嘿嘿，是来——跟你学一手的。我半开玩笑地道。

那好哇，秀才学医——笼子里捉鸡。

我想……我翻过几本医学书,想专门请教一下,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听说你们治这病还治出了点名气,目前效果到底怎样?

章大夫认真地审视着我,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怎么,你是真想抢我的饭碗?还是写小说要用这方面的材料?

我笑笑,就算是写小说用罢。

章大夫沉吟片刻,与身边的助手吩咐几句,便将我领进一间隔壁的屋子里去了。

待我坐定,章大夫问:不是报社、电视台请你写什么吧?

我连忙摇摇头,没那事儿!

章大夫长出一口气,别听他们瞎吹!啥事让他们一吹,就帮了倒忙。我们没那么神!还在探索试验阶段。这话还不好当病人面说,怕传出去砸了医院的牌子,咱医院这两年不就靠这块牌子发起来了么?看着病人大老远地慕名而来,钱花了不少,病没治好,人家嘴上虽说没什么,因为这病上哪儿也不好治;可我这当医生的脸总觉得没处搁,就跟偷了人家东西似的,心虚着哪!这两年,给我评奖、评职称、涨工资,全是破格的。场面上的人只看场面上的热闹,报纸电视上说啥他们就信啥,这实际上是把医生和病人都一齐玩儿了。

这么说,你们医院成立的“色变”治疗中心看来也是蒙人的啰?

也不全是蒙人。父亲带着我们,确实也治好过一些病人,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但疗效不巩固。报纸一吹出去,有些病人的病情又犯了,记者再来采访,我让他们更正,他们嘴上应承着,但报道一发出来,仍然只字不提。这典型好像是他们吹出来的,砸了牌子,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父亲对我们说,往后少搭理这些人,埋头多做些实事吧。

我眉头微微一皱。

不过，你是写小说的，不是搞新闻。小说都是虚构，说好说歹，人家信或不信，都与我没干系，所以，就把底儿透给你了。

我沉默一阵，下意识地握住了章大夫的手。

我是……找你看病来的。

哦？

我感到我的手被章大夫紧握了一把。

西医检查过了，是——色变。大夫开了一堆药，说是只能保护保护。

章大夫脸一沉，赶紧拿来眼底镜对着我的瞳孔仔细看，末了，才喃喃地像是自言自语地道：唉，是……色变。

能治吗？我仰脸望着章大夫。

试一试吧。……哎，你干嘛兜这么大个圈子？我还以为你是开玩笑呢。

不就是想听你一句实话嘛！不知怎的，我由衷地对章大夫充满了信任。

病人听多了实话并不好。章大夫说。

为什么？

怕影响治疗的信心啊！

我可不是那种软蛋！我是个听天由命的人，什么都无所谓了。让我有个数，反倒更踏实一些。嘿嘿！我做出轻松、潇洒的样子。

你有这个数，我心里也就更有数了！章大夫也坦然一笑。

放心大胆地治吧，搞科研、做试验都行！一来试试我的运气；二来还可以落个为祖国医学事业作贡献的美名呀！我自我宽慰地笑道。

行，明天就来办入院手续吧。

章大夫拍了拍我的肩,那气氛,就像是约着明天去哪里喝酒或钓鱼一样。

五

章大夫的父亲章老大夫,前几年收治过一名“色变”晚期,已近失明的日本人。这日本人是个富商,有票子满世界跑,访遍环球各大名医院,均未能遇上能妙手回春的高人。这阔佬于绝望中来到中国,烧香叩头地四下打听,希望能在古老而传奇的中医界遇到一位救星。这救星果然让他找着了——章老大夫经过半年多的精心治疗和调理,终于出现了奇迹,一颗太阳照亮了他即将沉入黑暗的后半生!视力恢复如常人的这位日本阔佬,感恩涕零地以重金酬谢,被章老大夫婉言拒之。这日本老头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想,我住在宾馆(当时医院尚不具备接收外籍病人住院的条件)半年多,这位年岁比我还长的老大夫却是风里来雨里去地来回奔波,那交通工具也着实寒碜,干脆,送他一辆小车罢。于是,这日本阔佬回国后,一份“皇冠”高级小轿车的提货单,便寄到了章老大夫所在的医院。这可正解决了医院的燃眉之急,经请示有关方面同意,便以院方的名义,接受了这份厚礼。望着崭新的小卧车,眉开眼笑的院领导拉开车门试坐的身姿步态都变得豪华气派起来,他们请章老大夫先上车,章老,请,这是您又为院里作的大贡献啊!章老大夫连忙往后缩,不,你们忙公务,事多,你们坐,你们坐呀!我还有病人,病人等着我哪!章老大夫边说边往人堆外溜。他觉得自己“土”了一辈子,与这洋玩艺儿在一起总不般配。

好事还没完,那日本人回国后,亲友们惊喜万分,奔走相告,消息不胫而走,记者纷纷登门,新闻界亦为之轰动。一则东

京共同社的电讯,通过卫星传遍世界各地。于是,不少国家的求医者,远涉重洋,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大陆,虔恭虔敬地排队等候在章老大夫的医案前。

国内医学界的同行一批又一批地前来学习,取经,章老大夫都毫无保留地将医术传授给他们。他心里想的是把光明带给更多的眼疾患者,很少考虑个人的名利与得失。国外的医疗、学术机构也不断来人来函,商洽有关联合办医、或高薪聘请前往讲学指导等事宜,却均被院方一一回绝。理由则很简单,现在是讲究经济效益的年代,只要章老大夫不出国,你国外的病人就得找上门来。这样经济效益便有了稳固的保证。有了这般高瞻远瞩的眼光,院领导又发现,由于缺乏相应的接待能力,而眼睁睁地看着大把大把的外汇扔进邻近的宾馆,真像一道血流不止的创口,让每个稍有经济头脑的人都觉得肝肠寸断。于是,院领导当机立断,紧急动员加行政命令,将一幢五层的职工宿舍楼挪出一半来,改造装修,添置了抽水马桶、浴池、空调、地毯、墙布、沙发、衣橱、席梦思等等诸多设施后,于是,拥有数十张床位,完全照搬宾馆模式的“外宾病室”便正式开张营业了。头一二年,新病室住得满满当当,还时常有住不下的外籍病人被无可奈何地安置在邻近的宾馆。医院财政收入颇丰,有了钱,便财大气粗地盖新楼、添设备、发奖金、搞福利……从领导到群众,个个眉开眼笑,在本市其他医院的同行们面前,便多多少少流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的神气。

而章老大夫本人却依然如故,小车很少坐,奖金不多拿,整天忙忙碌碌却又与世无争,颇有几分仙风道骨。

然而,好光景才刚刚开了个头,却因为北京的“六·四事件”,似乎在一夜之间便划上了个句号。外宾病室的老外们,奉本国使馆和亲友的急召,像无头苍蝇似的落荒而逃,一天之内

便人去楼空了。终于等到风平浪静,院领导一心盼望外宾病室这座空庙的香火能重新兴旺起来,可是两年过去了,这里依然门庭冷落,“香客”稀少。派人通过各种渠道一打听,方才大梦初醒,原来外籍病人一去不复返并不全是政治气候的影响,而是北京等地的实力雄厚的大医院,组建了一支支医疗队,主动出击,在日本东南亚等崇尚中医的国家和地区设立联合诊所或巡回治疗,而这些医疗队中的许多骨干,都来章老大夫这里学习过或取过经,章老大夫的这点看家本领被人理直气壮地拿到海外去招揽生意,你想,当地患者对这送上门来的好事,哪有舍近求远、不愿上钩的道理?章老大夫对此倒无所谓,因为医者的职业便是治病救人,多传授一点医术,多治疗一些病人,章老大夫的良心上便多得到一份安慰,至于这与本单位和个人的利益有何干系?他则是根本不愿意往这方面去费脑子的。可医院的领导却急傻了眼,他们后悔当初没让章老大夫去申请个专利,当时只考虑到为扩大医院的知名度,对前来学习、取经的外地同行,很少加以拒绝和限制。这下可好,财路让人给断了,金饭碗也被人家抢走了,想骂娘却骂不出,想打官司都找不着地方!

外宾病室虽然少有外宾来光顾,却也不能老是让它在那里空闲着,长此下去,经济上受了损失,政治影响也很不好。有人眼珠子一转,干脆改为老干病室吧,因为这么豪华的设施,一般病人是享受不起的。院里几经研究,只好面对现实,说改也就改了。

改了牌子,医护人员也作了一些调整,由原来单一的眼科改为综合科,侧重于老年病的保健和疗养。可是一些正牌的、够级别的老干们却用一种不甚信任的眼光打量着这块新挂出来的牌子,他们认为,老干病室是一种政治待遇,应是由上级